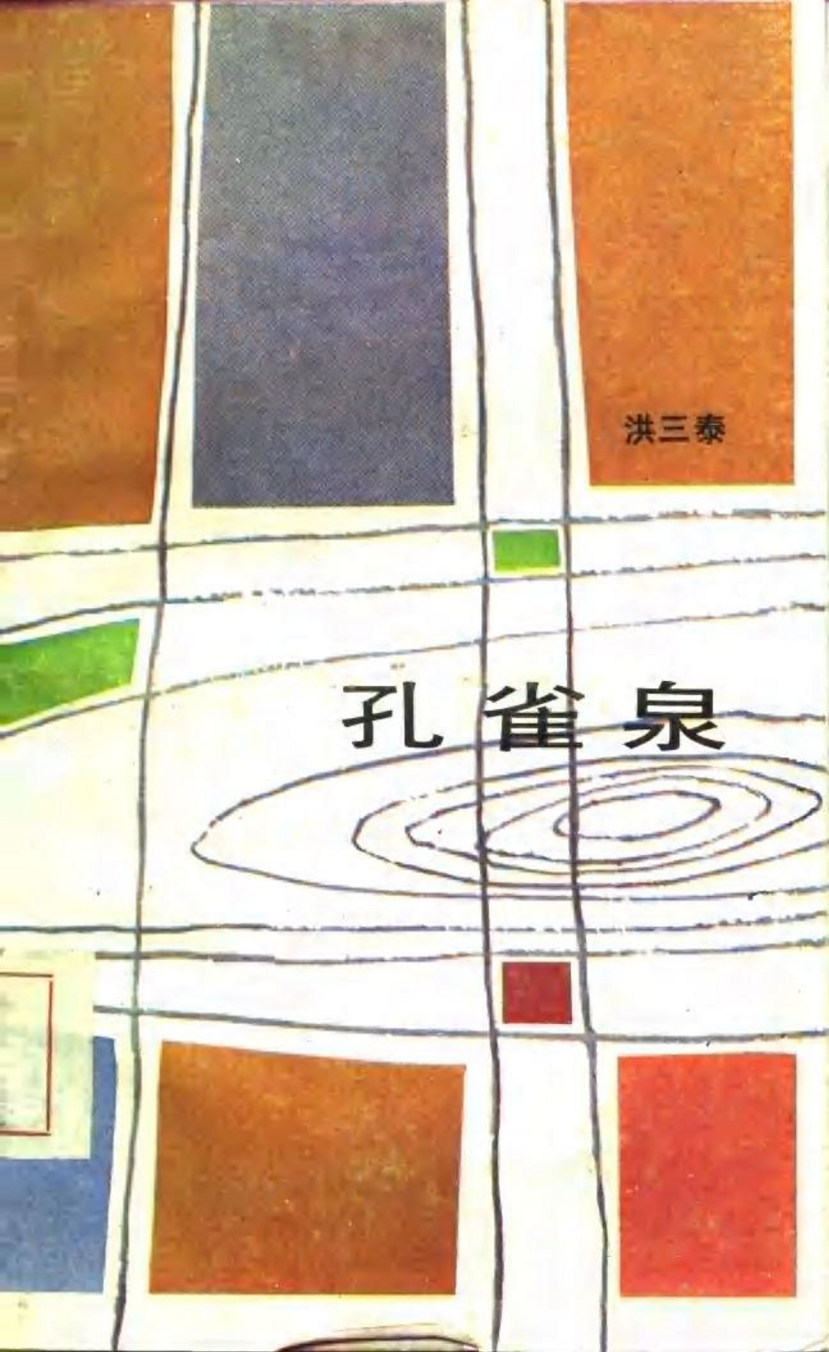


洪三泰

孔雀泉



孔雀泉

洪三泰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会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1插页 5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书号 10261·492 半精装定价 0.72元

目 录

致三泰.....韦丘 1

——代序

上 集

长翅膀的歌.....14

太阳的路.....18

归来哟，我的森林.....26

——写给被毁森林的悼词

爱的花环.....38

烈士的遗书.....45

蹦出贝壳的珍珠.....51

给特区一位总经理.....61

致深圳女工.....67

孩子，让妈妈准备考试.....71

下 集

九月，在南方.....	78
成熟的南海	78
太阳雨	80
盐田·蔗田	82
静静的海湾	84
天涯月	85
港雾	86
雷声	87
沙滩	88
江南风	90
香雪·蜜蜂.....	90
序幕	91
芦苇芽	92
青春的旋律.....	93
让我到茫茫大海去吧	98
浪花	94
向大海	96
夏风.....	97
我是彩虹	99

在龙门吊上	100
太阳灯	101
战士的勋章	104
战士的勋章	104
光明	107
诗人	108
花丛潜伏	110
萤火	111
金色的野菊花	113
烈士碑林	114
南海钻井平台情思	116
天城	116
我们的画像	117
风暴	118
寂寞	119
海底钻头	121
“黑海”	122
美丽的孔雀之乡	123
沐浴	123
盼	124
孔雀泉	125
清风竹楼	126

色彩王国	128
笑声	129
傣家圈	180
尝果	181
夜唱	182
透明的歌	184
竹楼舞	185
依香织锦	186
溪流的秘密	188
婚日	189
阿诗玛	141

致 三 泰

——代序

韦 丘

三泰同志：

近来忙于为别人写序，引起我一阵莫名的恐惧。

它不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埋怨。我作惯了，甘心情愿作了大半辈子。

我的岗位总离不开编辑部。

使我产生恐惧的原因，是觉得“老”的阴影和灿烂的阳光同时，愈来愈浓地笼罩在头上——青春向我挥手告别已多时了。

如果浅薄、冲动和粗疏与年华一同逝去，那是值得的。可惜的是，却换不来沉雄与博大的成熟。不能再以“青春作赋”倒还罢了，痛的

是“皓首”尚远距“穷经”。

由此，面对着你这一圈圈洋溢着青春、爱情、芬芳气息的《孔雀泉》时，我只有倾服的份儿，哪有作序的资格！

但是，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忘年之交的一段友谊，那就借此机会来作纸上的谈心吧。

我记得，当你的《天涯花》出版后，曾经引起一番议论。一本诗集的出版能引起议论，不论它们是褒是贬，总是好事，因为它总算有了影响，那是比无声无息的冷落好得多了。然而你面对这些褒贬，没有因“褒”而被“捧杀”；更不因“贬”而被“骂杀”。相反，却深深地扎根在雷州半岛、鉴江平原这片土壤，在“太阳雨”里，看到“满天金丝银丝，遍地神话奇迹”，并透过这些“奇景”，“看到人民的祈求奋斗和新生”而洒下的“感激喜悦的泪滴”。我想，这就是《九月，在南方》、《南海钻进平台情思》、《青春的旋律》等组诗的由来。

但是，今日的祖国南方，决不仅仅是瘦瘠干旱的雷州半岛由贫寒达到温饱；也不仅仅是流过泪水与汗水，已经转化为“流着春天的永

恒”的万泉河了。于是你收拾行装，走向南方的边境，捡到了一颗“蹦出贝壳的珍珠”，发现了“太阳的路”。

在这两年间，你奔向茫茫南海，登上渔船和钻井平台，体验海上开拓者们寂寞而艰辛的生活；去到中越边境，在扣林山上的猫耳洞中和英雄战士促膝谈心，细尝战火硝烟的辛辣；也去到澜沧江畔，游泳于“孔雀泉”中，才探索出“孔雀姑娘”们的内心隐秘。于是，经过你的精心编织，一个《爱的花环》便呈现于读者眼前；支支“透明的歌”酣唱《美丽的孔雀之乡》；并且让这源源不断的生活的泉水，汇成《青春的旋律》，弹奏出抒情与哲理的交响。

我想，这就是生活与诗，更是生活与美那血肉相连的因果关系。而你，沉着而坚定地走着这条艰苦的道路，以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汪心血的实践，收获了更为成熟，更为硕大的果子。

假如不是这样呢？假如你被那种持“贬”的论点所说那样：“把有无‘生活’当作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有害无益的”的说法所吓倒呢？

我不想引经据典，只讲实际，实际到从你这本结集来加以证明。

我觉得，集子里关于描写深圳的一些诗和《九月，在南方》等组诗比，是有差距的，后者写得美，写得感人。主要原因是你在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呆的日子短些，而雷州半岛、海南岛却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基地。对后者，一阵雷声，一场骤雨，几瓣梅花蓓蕾，一只蜜蜂飞翔……都能触动你的心灵，酿出诗意。对于深圳，你是以一接触她便产生惊叹倾服开始的。这使得你还未来得及透过炫目的光色、迅疾的速度便叹为观止。我佩服你在“初到贵境”之后，便对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经济特区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因而发现了这颗“蹦出贝壳的珍珠”，终有一天，“银河那边将有无数的流星向我们飞来。那时没有尘土……没有雾霾，只有璀璨的光环”的前景。这不是廉价的颂歌，因为你那时的预言，事隔仅一年多，便已逐步实现。但是就那部分诗来看，就显得浅了一点，至少，你在探索特区人的心灵方面，是欠些深度的。

在《九月，在南方》那组诗中，你心中的

《沙滩》是有生命的。风雨过后，它的“额上留着思索的皱纹；思索勤了，思想明朗而深沉！”它就象“一张空白的纸”——

写着廉洁和清贫，
写着暴风骤雨的罪孽，
写着日月星辰的功勋，
也写着自己默默无闻的一生……

读到这里，我就很难分辨得清你是写沙滩，是写人，还是抒发你自己的情怀了。

这样情景交融，客观物事与主观情愫浑然一体之作，在你近年发的关于深圳的一些短章中是比较少见的。

我爱读《蹦出贝壳的珍珠》，因为她把我心中的灯蕊煽成了篝火；但我更爱《盐田·蔗海》里的盐工与蔗农。四句开篇，就显露了你的构思的独特与新颖：大海和蔗海、盐场与糖厂，白盐和白糖，苦咸和甜蜜都“靠得很近”。接下来你写了他们的热汗滴下了盐田、蔗田，分别受“太阳和烈火的熬煎”，才“能变苦咸也能变清甜”。这样，盐工和蔗农、大海和蔗海，的

确紧靠得不能再近了。这两颗心已经在相贴着，怎能再近了呢？而你的心，也已紧紧地贴着他们了。

都是源于生活，但却因深浅有别，酿出的酒浆，也就有醇与烈之分了。何况是拒绝生活的润泽呢？

在这里，我想顺便请教一下那位以为把有无生活作文艺批评标准是有害无益的同志：如果三泰听了你的话，不到扣林山阵地去蹲一阵子猫耳洞，他会发现一对在自卫还击中牺牲了的同胞兄弟——哥哥“段有光的刀尖挑亮星光”，弟弟“段有明的枪口流出黎明”的壮美么？他又能看见萤火“点亮我黝黑的准星”的奇丽的战场景色，并且从它的冷光中升华出这种感情么？

萤火啊，带火的激情，
萤火啊，发光的生命……

三泰同志：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入伍当过真正的兵，但你能在第一次到中越边境前线去生活而写成的诗篇，却没有外行话。这个要求，

对于部队诗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你说，却是不容易的。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在1964年到铁道兵部队挂职生活时，政委匆忙间叫我到“吆洞拐点拐”那里去候命时，我竟莫名其妙。后来小通讯员告诉我，就是说到铁路107.7公里处，我才明白。我在步兵连呆过不少时间，到了铁道兵部队，就连起码的术语也弄不清了，何况你乎？

你不说外行话，固然有你自己的聪明、机敏，但恐怕你在生产建设兵团长时期当过知青，懂得军旅基本常识所致。这就使我们明白，你为什么一到前线，便能和指战员的心贴得那么紧了。不然，你怎能在众多的烈士遗书之中，选出这一封，并发而成诗呢？

“我如果战死，请把我埋在英雄的扣林山阵地。请记住啊，要竖着埋，让我继续站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泰同志，如果你不蹲猫耳洞，怎么知道牺牲的烈士是一个活

生生的人而不是偶像？烈士曾经是个“孩子的头目”，偷过邻家的木薯，“在课堂曾被老师罚站”；当他成为一个战士时，“他不会滔滔不绝地说着：忠诚，信念。爱和恨……”到献身之前，却能写下死了“要竖着埋，让我继续站岗”的真正的诗！

三泰同志啊，生活润泽了你，也教育了你，你在扣林山前线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你更深沉了，也更博大了。你从那不到巴掌大的“写在最廉价香烟盒纸上”的遗书中看到了诗的美：

这遗书最微小吗？

不，是一部壮阔的历史，

一部卷帙最浩繁的教科书。

让我们都读一读吧，

关于人生，关于信仰、生死与苦乐，

都有详尽而精辟的批注。

——《烈士的遗书》

我想，当那位对文艺批评以有无生活作标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面对你的诗和我所作的粗浅的分析时，又作何感想呢？

如果那位同志还坚持己见，那也无关重要。不过在这里，真是“无巧不成书”。与你在扣林山前线生活并且诗情奔涌的1982年9月至11月之间，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10月末勃发了“诗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不想回家的孩子”。她觉得在她的生活中：

道路上／没有人，没有太阳／老杏树
在远处望着我／象个老寡妇，／没有一片
叶子／没有。只有枝桠在摇曳／使我想起
俄罗斯的风景画／和那伏尔加河的三套
车／我对着寒风，唱起来了……

那位反对以有无生活作文艺批评标准的同志是这样理解“生活”这个概念的：他说：“我是以为到处有生活的，其实，诗人在产生之日起，就已在‘生活’之中，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生活的诗人。”

我认为他这话是实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在诗中要反映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才是来自生活中的美。这就有诗人把“自我”放在时代之中，还是放在“口袋”之中去“表现”之别了。未知这话是否属于“僵化”之列？

本来到此便可打住了。但当我反复读了你上集的颇长的诗作，特别是那首《爱的花环》之后，又想罗唆几句。

你曾经告诉我说，近年来，你着力于读外国诗歌的名著。从上集那些显出探索精神的诗篇看，我想，你下的功夫没有白费。叙事诗《爱的花环》就证明着：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革命现实主义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诗歌的长处，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是完全必要的。

我以为，叙事诗最忌使用叙述的手法。而主要靠酣畅地抒发人物的感情来达到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借助于大幅度跳跃，超越时空的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可取的。正因如此，《爱的花环》才以相当简练的篇幅，塑造出一个忠贞、善良的军人妻子的崇高形象。如果不是这样，人物将淹没于交代情节之中，不但会使篇幅大大伸延，而且读来可能索然无味。由此，我又想到对待外国诗歌的各种风格流派，包括现代派的某些艺术手法，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视之为大逆不道。只要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批

判地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是有利无弊的。不然又怎谈得上“洋为中用”呢？

人老了就只能去为别人写序。写序也就写序吧，却又不着重去序你的诗，反而借题发挥产生一番老生常谈的议论来。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学着一些借评论你的《天涯花》而去生发议论者来做的。我决不是“始作俑者”也没有“其无后乎”之忧。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广州。